

楊文恪公文集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五

書

復余子積書

子積兼理氣論性著而爲書其示我者屢矣不
可以不復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濂溪
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明道曰論性不論
氣不備此子積之所祖者也孟子之道性善伊
川之性即理朱子之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此
子積之所闢者也要之理氣不相離亦不相雜
孔子濂溪明道指其不相離者而言其不相雜

者固知之也。孟子伊川朱子指其不相雜者而言其不相離者亦知之也。聖賢立言各有所主。今欲是此非彼何其量聖賢之薄哉。然子積理氣之論雖不知二者之未嘗相雜而亦知二者之未嘗相離猶有所祖也。至以燈光五色紙喻理氣則益遠矣。此等取譬反不如佛書水中塩與味之說妄爲近之。今以碗盛水置塩其中一人曰此塩水也。一人曰此鹹者塩也。兼理氣而論性猶曰塩水也。專以理而論性猶曰鹹者塩也。二者皆是也。于積又謂理一而已不能爲仁義。

禮智信其能爲仁義禮智信者金木水火土也
謂仁義禮智信兼理與氣此則全無所祖而入
於杜撰矣元亨利貞從來聖賢以之爲理而未
嘗兼乎氣也氣則春夏秋冬是已仁義禮智從
來聖賢以之爲理而亦未嘗兼乎氣也氣則金
木水火土是已若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
也若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蓋一則皆
一萬則皆萬此理氣之所以不相離也若理一
氣萬真相離也甚矣爲此說者豈真知理氣之
不相離哉既不能真知理氣之不相離則其不

能知夫理氣之不相雜也宜哉朱子謂元亨利
貞仁義禮智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以此四者
時時涵泳其味無窮夫春夏秋冬始見於堯典
金木水火土始見於洪範元亨利貞始詳於周
易仁義禮智始詳於孟子七篇廉亦願子積以
此四者時時涵泳可也書中所論欲逐節條答
又恐閑言多而正意少徒爲無益惟虛心平氣
不以發明道理要出於己幸幸

錄不第過嚴陵舊詩送王太守天章

余過嚴陵太守王君天章謂郡齋重刻鈞臺集

重成且詢于往來必嘗有作余曰釣臺之文范
文正不可尚已釣臺之詩國朝方遜學不可
尚已昔年漫不省事落第南還徘徊臺下強成
一律自後登臺謁祠不無數數噤不敢出一語
矣天章謂亦既有之尚與毋吝余意古今之作
豈無可刪者遂錄付之以備去取云耳

答張克修

黃太守送到手書承諭先妣葬事如何讀之涕
淚交頤蓋隔年三月已襄事矣當時亦從人講
究亦有不能盡同於家禮者棺外用木柳木擲

外用石礮內外俱作灰隔耳荒迷不具

與張克修

九月間辱手教并佳作讀之喜溢眉睫所論韓
永熙傳銘却未見到不知果爲何人浮沉韓公
久欲收之得高明此言尤信尙能重錄以示甚
幸白沙之學藏頭藏尾往時皆不可曉讀執事
祭文似是如此但康節花草是詩骨髓是皇極
恐白沙不能終始天地古今則宵次未及其若
是之大也公屢見此人必得其實使中細及尤

奇

與張克修

去歲優游林下充養益深固諧所願然不曰安
石不出如蒼生何考之朱子六十四五以前皆
是丐祠六十六七以後始乞致仕至於七十乃
從其請執事爲朱子之學又深於禮經者必欲
請老恐亦太早計况已准養痾遲請亦無害也
如何某近者寔爲冒忝承諭不勝愧負先公墓
志重荷訂過銘感銘感原稟亦望改正傳之後
來庶無異同恒謂執事古道固宜寡合不識如
某者亦何爲於世落落也早晚心事惟令卽柱

史可語耳餘惟保重以慰天下之望

答張克修

近年得胡敬齋議論觀之 國朝惟薛文清可
與之上下其學得之伊川者多不知高明以爲
何如承問近時所接識及有操履者政事文章
往往不乏但於此學有見者誠難其人所云汝
愚不可復得最是渠嘗言今日有君無臣果然
果然先帝在位二十年何事不可爲被諸老負
國蹉過好時節薰之士夫趣向愈下號爲敢言
者亦不過爲宰執鷹犬而已時事想聞不俟贅

某二月間具疏乞休吏部覆倒十月間再乞已
得進本報特未覆耳

與費子克

去歲辱手書存慰并致奠先妣曷勝哀感卒哭
后苦無良便未得奉狀以謝愧歉聞新正
由洪城月餘與東白學士聚處曾及魏氏之書
否晦菴嘗言目視昇端注想丹田似為有益其
以十二卦論早晚用功之序未知果可用與否
也廉常愛伊川節嗜慾定心氣之說高明以為
如何

慰費子克

聞令伯令尊兩先生先後薨逝曷勝驚愕仁人君子並宜高壽而止於此此理之不可曉者然執事重遭變故其何以堪尚冀節哀以從中制朱子家禮一書後人增附大多愈繁愈亂自楊復氏以來則然矣就如冬至立春之祭乃不信其所著之書而惟信一時問答之語此即可疑廉遭先母喪亦嘗反覆程朱二家禮敢謂伊川設此二祭最爲精當朱子家禮從之極是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與我爲湖費閣老

自執事榮歸之後奉書之念無日忘之而竟缺焉其故何哉蓋握筆伸紙拍塞滿懷欲次第而出之不可得也鬱鬱至今忽一載矣不識執事其亦諒之否乎往事區區今皆不足爲執事道所最喜者功成而身退迹遠而名高復有出於科名狀元仕宦宰相之外者又思天之有意於其人必使之平生事業皆已做盡而復優閑於耋老之年得以從容涵養希賢希聖其視鍾鳴漏盡夜行不休者豈非天之無意於其人而願

欲戲薄之耶聖賢門戶闢與不出乎程朱微言
以心驗之以身體之在執事信有餘力矣某也
徒羨而不能效固位縻祿之謂則亦不得而辭
也胡敬齋居業錄奉觀想執事久見此書但今
日靜中觀之當又不同令弟內翰希道意

與葉時勉

歲裏奉新王丞至遙到華翰及所惠書甚慰無
量所云涪翁詩序雖自愧亂道然賢友剖析數
語蓋自有見但區區未敢承當耳近日新功足
見不同古人所以過人者只是學力到耳尚異

勉之

與葉時勉

向寄諸作皆見大意須要痛下工夫西銘理一分殊亦分得細膩足見體貼朱子謂當寫作孟子排布甚分明今語類中有東銘孟子却不見此孟子也橫渠此銘如人迷失遠祖不認疎族却說與他一個根源來歷使他自知親睦天地之塞二句是說根源來歷處若理一分殊自然有的却非西銘主意也有新作及商量處便中可多寄面論之期却未可卜來間疆學自愛至祝不

真

答葉時勉

近日連得二書并所作詩文甚慰西銘理一分殊非不切要但因賢推得甚細已無疎漏故區區又摺轉來說謂西銘主意原不在此蓋張子見人動輒便分汝我故說乾坤父母同胞物與以見此理本大公無我至於理一分殊正不消說逮程子因龜山疑其兼愛却說出這一句來朱子不云西銘不曾說理一分殊因人疑方說出賢以爲何如不妨徃後乃爲有益所論周易

上下經卦序乃文王所定諸爻九六乃周公
名俱是予謂此一部書皆文王周公所作故曰
周易只因後人將伏羲幾個箇子插入所以開
卷只覺得伏羲文王周公相混竊謂重卦之名
亦文王所定觀孔子傳文王之彖兼釋卦名卦
辭可見况文王作彖如履虎尾習坎之類分明
連卦名一筆寫去比說惜乎與朱子不合劉保
齋平生所得於易有出于舉業之外者別爲圖
釋賢於此等處取法保齋別自爲書可也用之
舉業則駭人矣曾記保齋圖釋其論卦變處力

破朱子此自是保齋錯了朱子卦變極精何可
議哉賢舉業能看到此已是進一步但隨文生
義愈要縝密作古文且多看蘇文前輩教人不
一須要對病用藥更與勉之

慰林待用

抄秋考滿在金臺聞令堂太夫人辭世又聞
事在吾省即日奔訃東還既為知我悼痛後
吾江西之民何其命窮而天不使之終惠此
方也邇來不審孝履何似及襄事定在何時
外用木槨臨窆安上木槨外用石槨石槨

以三和土築之高明以爲如何餘惟節表順變
以盡孝之大者不宣

與林待用

小書奉塵清覽尚容另日面請茲事誠難昔朱
子編此南軒猶以爲未精况餘人乎廉實不量
力之甚惶恐謹公事蹟得惠示一二尤荷
不宣

與林待用

近日與劉教舉入處知執事必欲求去而後已
某前此亦窺見此意曾以奉提子謂彭故礪語以

告乃知高明固不取此說矣某之意無他蓋謂
執事今日之去與爲憲使時去不同蓋朝廷兩
次加官起執事於林下不起則不當受官旣受
官則未可便言去耳昔胡安國謂去就語默人
當自斷某謂若如世俗諛言一例挽留則不足
憑如其別有一種道理則未可專以安國之言
爲然也賢者出處必思之審矣某復以爲言者
亦盡其愚而已矣伏冀高明亮察

與林待用

近於志道處得借東坡巾幘因效而爲之志道

又云嘗以意作深衣却未之見也蔡先年傳程巾樣大略與東坡巾不相遠但程巾頂平不作前高後低之勢外書云伊川所戴帽補八寸簷七分四直謂之四直即不前高後低也補八寸視今尺須消息之不宜大高簷七分其補外一重為簷高不及桶十之三止五寸六分與伊川又嘗戴如道士僊挑巾又嘗累昌黎巾皆不可考至於朱子所戴紗巾服上衣下裳其制如周子之服志道謂裳繫於衣之下暑月不便老人不若漆衣亦是但其每見二程棄節之服亦

如今人直身惟有緣耳似此更便於深衣亦欲效而爲之然深衣幅巾豈可不脩某考滿在首夏不免一詣闕下即當具疏乞骸矣白鹿煙雲之語已銘之肺腑亦時時見之夢寐未間亮察

與吳獻臣

近得合州守宋君琢所寄汝愚遺文連日讀之不釋手因嘆年足與汝愚經紀其後事可謂至矣而又爲刻其文汝愚何以得此於年兄哉年兄之風義如此無愧古人矣敬服敬服汝愚文

童風格則揚廷秀胡邦衡議論則程叔子朱元
晦序者以柳子厚爲言人品機軸絕不相粘汝
愚以劾時宰得貶子厚以附倖臣得貶貶雖同
而所以得貶則不同序者乃欲強而同之可謂
擬人不以其倫矣年冠可另作一叙不然移書
張堯修爲之此汝愚海內知已也

奉張東白

孝廟不邇声色有聖人之資委任臺閣得君人
之體於孝肅太后欲承重以行三年之喪又古
帝王所無者也太史氏得執事以爲之領袖成

大明一經以垂無窮不在茲歟自遷固以來未見以理學當此任者徃年修

憲廟實錄揚文懿欲請留中之奏出之不知今尚可舉行否

先帝臨朝十九年其仁如天中外投匭日不勝計大抵言者牛毛當者麟角就中卓乎有見諒不遺漏固執事之所必加意者也佳論前者嚴整後頗有散緩處不知近來精神增減如何保養至祝

與劉德資

向承狂顧匆匆一別緬惟蜀道連雲輶重安
所至風采益振足慰是慰清戎查冊庶得其實
若止憑里胥供報鮮有不至錯誤者冊在布政
司府州縣及後湖俱有之然以一省言之莫全
於布政司以天下言之莫全於後湖縣無則之
府府無則之布政司布政司無則之後湖廉在
後湖幾三年頗能知其一二以爲清軍莫要於
查冊也大事記能寄惠一郵否不具

慰彭憲孀

廉罪逆深重禍延先妣日月不居奄及大祥不

肖無伏無足道念近日驚聞太夫人奄弃恭養
痛傷痛傷奉襄定在何時朱子灰隔之論要不可
易愈厚則愈固廉莖先妣亦用此法耳閣下
忠言深計所補不細雷廷之威天日之霽亦旋
復不义也此又世道之上平讀禮之餘玆重玆重
與黃仲昭未軒

向臨敝邑以方有公事不敢從容請教即展伏
審道体清和爲慰廉不候寡陋豈於伊洛淵源
錄取朱子語以附之適以令劉遂見而錄之
欲乞一序以冠諸篇首益冀發明伊洛之傳

於後學門戶路徑指引明白親切執事於此處
用心有年其獨智自得必有非人所及者倘蒙
俞允爲幸曷勝率尔干瀆亮察千萬

與蘇伯誠

執事爲白鹿書院起廢俾士子講明宋學甚善
比到洞中見傑棟一新青衿大集甚慰甚慰更
聞向日周朱二先生之祠雜以陶李諸人執事
兩祠以祀之尤是但今兩祠並峙一門共成
殊無差別而於尊奉二先生之意似猶欠專今
不若改門正對二先生之祠其陶李之祠從旁

而入爲當又二先生祠宜以黃幹李燔張洽黃
灝陳宓等配食諸人皆晦翁高弟嘗講學其處
乃不得分一席而坐而陶元亮之隱節李太白
之文章獨得俎豆其間不亦輕重之失倫哉宋
史道學傳黃幹字直卿閩縣人嘗入廬山訪其
友李燔陳宓講乾坤二卦于白鹿洞山南北之
士皆來集李燔字敬子建昌人郡守請爲白鹿
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莫比張洽
字元德清江人嘗爲白鹿山長黃灝字商伯都
昌人熹守南康執弟子禮質疑問難及宋史列

傳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登朱熹之
長從黃幹遊知南康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
其略如此莫執事更考而并祀之庶無遺恨不
具

與邵國賢

宗儒祠記豈寡陋可當第以嚴命不可虛辱勉
彊成之專望改教朱子嘗屬東萊作鹿洞院記
記成後欲更定數處今其書可考也某雖無似
亦欲庶幾以見古道耳况一統志與洞志載所
以祀諸人者各有不同此間無郡志參考未免

海詞鋪叙舊聞陶劉之外更有李白二志俱不見若此之類俱望即為改定再免徃復如其無取則勿用可也

答吳懋貞

所論草廬周易纂言鄙意亦謂如是近得其禮記觀之却勝自餘他經則未之見書經倘惠及尤荷所論各經四書必收諸家而後見朱子之為精極是况義理無窮亦須公聽並觀惟是諸家之書不可盡得就如論孟朱子所集二十余家今豈能盡得之恐不若且享其成果能玩味

之久雖朱子亦不用矣所論朱子所註於道理
無疑惟制度器數如三歸及玷等處多未及究
愚謂反其說三歸反玷不必究而道理亦尚有
疑如程子謂權即是經朱子謂經權有辨程子
謂管仲始與之同謀云云朱子謂管仲有功而
無罪若此之類覺得程子有包括得極盡處有
剖析得極精處又不可專守朱子之說也參同
契以凡劣一向未得其旨承教亦不能領略又
不知空同道士何爲而註之不久尚面請也所
論禮經當博考最當張子之禮即程子之敬曰

不可苦溺於度數耳韓退之謂古禮無所用於
今豈全無所見哉監中書板羅允升司成清查
略有次第秋間或能致數種也

慰蔡介夫

奉別未逾時忽聞尊府封君奄弃榮養不勝驚
怛所幸猶可以盡人子之心者得以視疾送終
豈非孝感所致而然與此間僂鄉便最少久欲
奉慰不謂稽遲到今也愧悚愧悚往年途中教
墨諭及小詩彼時亦欲錄寄今當讀禮則不敢
矣然其中誤爲所取者已荷拈出見示其他長

語亦不必再瀆也經書微言奧旨心性隱微用工處不吝徃復實副飢渴惟亮察不具

與楊君謙

歲稟王文哲掌科行附上一簡昨得書示却未見到意者此君猶未抵貴郡也論及欲來金陵何爲中止又渴一面得對談連日夜何樂可以易此古人最重師友之聚文公至長沙東萊至寒泉皆不遠數千里高風邈然徒切仰嘆廉恨匏繫若老兄打透此閑擺脫此累久矣正荏生所謂逍遙遊鵬搏鯤運無不可者奚此行之不

果哉忻然命駕寔慰鄙懷金山志竒作也荷惠
教

與王景昭

象山語類深荷刻示一序尤見造詣而其取舍
輕重之間足以警學者矣版不勞發至但得印
惠有餘本甚慰所望蓋恐相知見索無以應之
耳其間有當時寫本失照管處今略標帖出得
指授工人改定尤好原儒大要亦望錄示此外
凡有可以見教者幸不以其憤憤而弃之他惟
福茲一省以及天下至祝

與楊名父

每憶年兄雖居要地政亦清簡爲學必有餘力
書來云豈泛應人事亦自有不免耶廉耿務
不煩惟是米鹽瑣瑣亦用經心所與同事者吏
員雜流色色有之利之所在孔穴難塞日事于
此則爲學之時固亦無幾矣恒念旣無精專之
工只得袂作規模擇其不甚緊要痛加刪減近
看小學四書頗有味實勝它書廉更愛橫渠多
聞不足以蓋天下之故之說以故不敢肆力涉
獵若是者高明以爲何如風便不惜惠教荷仁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五
三入者時一相見固皆有益者也承問及之
具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五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六

書

與梅一之

借來靜修集寫本以吾家所藏印本校之則不
今者有矣吾家本卷末有攷異如王孝女門銘
孰不要終身一句本篇無之惟見考異中就中
更有數字增損今讀之但覺本篇渾成如此者
頗多由是觀之則版本亦不可無也靜修文章
言言瀟灑固不俟論其間力去陳言出人意表
誠世間之奇作而此集信世間之奇書也寫本

奉還得考證字畫漫滅處甚多原缺字處亦僭
爲添補一二幸視其至

與陳大中

聞閣下生計落魄頻年筆耕外郡伊川塌麥魯
齋治生豈果全無謂哉又聞閣下未有男子而
自強仕之年遂已絕望不置偏房想亦爲貧所
致然聖賢之道纏綸叅贊皆屬分內而一身之
近未宜踈略如此託在斯文骨肉因風附此不
能他及

與徐舜和

鍾恭愍公之死獄事幽秘其哀處家人無從知也家君歷數年始訪得之於錦衣總旗某蓋某之子嘗從家君學而其則當時親出公屍而瘞之者家君遂以語公之子啓乃陳情乞恩以正首丘公死六七年血肉皆潰盡惟髻腿受刑處血漬模糊以水沃之倍加鮮明家君所眼見也高公撰公忠義碑謂與家君同訪得之非是意者事機舉行之際高公正在當路扶持玉成則有之矣家君高公皆與恭愍同鄉薦其拳拳於故人忠義之骨則同耳

與張經載

得近疏讀之敬上御上常情未免有賈禍之說
先正謂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其於此亦云此後
詞氣无望少加和平度幾感而易入伊川先生
云譬之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正謂
是耳余惟保重

奉吳匏菴

家君諱崇字尚賢別號復菴景泰庚午舉人會
試屢辭乙榜卒業胄監天順壬午部試第一授
桂林同知擢柳州知府丁親艱服闋改除永州

以利民澤物爲己任性剛直卒以取忤權
貴戊戌朝覲謝事家居蚤師吳聘君康齋高弟
胡九韶平生尊信朱子小學書恒舉以誨人先
妣奉舅姑至孝先祖母晚年病風未起居皆自
抱持遇涕唾輒以手盛之積十余年如一日嘗
謂廉曰讀書須要明理苟不明徒逞言詞無
益嘗攷朱子父母告詞陳君舉當筆當時亦略
述常齋及祝夫人事以告君舉竊謂道學大儒
其顯揚之大者既有所在猶拳拳乎此顧以廉
之不及所藉以爲崇親者僅有是耳用是謹撮

其梗槩伏乞裁擇事苟不實是誣其親惟念其
十七年門下之託粗爲老實而信之也幸甚

與王司徒論救荒

廉僭有溷瀆近日城中米價老米一石銀八錢
新米一石銀九錢較之往年常價一石四錢上
下大約踴貴一倍 舊京重地艱食如此不可
不慮見今賑濟有司文移牽制百端所及其狹
况倉糧俵散不選人固沾惠但後此有荒何以
處之論者欲將各項銀兩招集商米亦難卒至
不若將各倉積年水死脚米減價糶之一石或

四錢或四錢五分留待豐年買米補還則貧人
易於得食比之賑濟所及尤廣而糧數原額亦
自不失似可行也或謂如此須用奏請蓋不
知先年建議水兌脚米正爲救荒而設不必更
奏也不識執事以爲何如要之米價之高下年
歲之豐凶惟在鈞慈轉移之際伏冀上爲國
家下爲蒼生熟計而早圖之幸甚其出位狂言
悚亡不具

奉晦菴閣老

曩在金臺極欲供門墻洒掃之役第以禮絕勢

隔有不能耳間獲進見所聞一二緒論皆世儒
口未嘗道者益信伊洛自有淵源也近傳執事
謂廉與蔡清讀書稍欲究理譽以九下之資又
乏師友之助無從質正抱愚守迷聞執事此言
愧汗無已而所以增夫感激之心者則愈深矣
不知如何而可以仰副獎與之萬一也嘗謂執
事不爲詞華之學而文章風格迥絕於人豈非
從大本大原中流出固自有不同哉執事平生
手筆之書亦望早出以幸後學使人知敬軒先
生之學傳之有在庶幾有因其言而得其心者

美未間頤慕之至率易奉狀伏冀甚察

與王伯安

論學難論政亦難大抵政事卑陋皆由學術庸
淺為世道計不能不為之憂也門下近日可語
者何人畱意收拾使此道果明於下則異日必
有行之於上者許大乾坤豈終絕望也哉吾人
此後相見皆未敢必風便幸無金玉是禱

與王伯安

恭聞 明詔特徵 帝心簡在此天下之福也

但江西瘡痍之赤子慈仁父母舍之而去不知

居廟堂亦念之否乎一省之人眷戀於深恩大
惠何時而已也寬恤稅糧之條望與巡撫先生
暨諸司熟講而行其已微在官者如何作下年
之數及十分如何作五分之免諸如此類講說
既定畫一揭示則小民得以沾朝廷之實惠
矣講學一事承執事開諭甚至領教然某
嘗惟陸青田謂伊川蔽固已深近年陳白沙門
人尊其師謂伊洛以下之儒蓋不足道皆言之
大過審如是則此學自孔孟而絕雖程朱不得
而與程朱不得而與青田白沙得與乎青田天

資固高其流弊在於簡略學孟子而失之若白沙則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其學在儒禪之間不知執事以爲何如

因饒生力疾布此

答王伯安

近世無講此學者只有役志舉業詞章而已至執事始立吾道之赤幟甚盛甚盛但精微之際最難著語程子所謂如扶醉人者是也至於所講尤宜平心易氣若矯枉過正恐又墮於一偏將來只成一家之學須百世以俟聖人與聖人

後起不易吾言乃是某抱迷守愚平生惟程朱
是信所愧工夫作輟若存若亡年與時馳意與
歲去可勝嘆哉然亦尚異面盡不宣備

奉易菴舅氏

近思錄易傳撮要奉觀聞近時愛看唐詩老年
精力有限須將此等屏去日間焚香宴坐時將
近思錄細玩殊有味也易傳撮要雖是后人所
編次然此書却是伊川之學到至處其徒謂其
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又自見尊
白男喜讀易此書分類却更便觀也天晴無事屈

適新居由一二日甚幸不具

與李學正

廉自居憂以來久缺書問負罪負罪同年鄒汝
愚告士可謂奇男子不幸貶死嶺表廉日夜傷
之且聞其子灣兒亦死則絕嗣矣未審乃翁以
何人後之早晚可以此意告之亦陰德事也外
祭文一通并菲儀到日望加寵光其家千萬

與祝太守

新建簿至遞到玆翰開慰無量兼以山谷詩集
惠至數部何感如之郡志編成渴思一覩近者

東白先生相見奉教半日獨未及此所恨各邑
俱無舊志不足考證然不及今早圖恐後愈無
所據南昌爲江西會府此事豈可置之弗問是
宜執事之惓惓也同年項成之頃以太平新志
見遺今奉一覽大抵郡志難得凡例好至於去
取無甚難者聞執事新春按臨敝邑經畫河隄
甚悉見得前人有未到處如此爲之或可保數
百年無水災也抑敝邑河隄築埽始於宋辛稼
軒滄桑之變豈得只守故處高凡議埽上源六
二思曰暇是又聞於南昌縣築圩埽皆不勞而集

此並得之東白老見謂餘惟倍加保蓄以惠茲
一郡不宣

奉王三原

廉嘗謂執事之忠亮惟先帝與今上知之
天下之人雖知之終不若二聖之知爲深當
成化末年弘治初政凡事在大臣臺諫有不能
轉務者執事一疏之人無不聽從則二聖之
相知豈不過於天下之人哉然輒不得久於其
位者蓋世情瀾倒未有獨立如此而人不群起
而讒之者也執事乃汲長孺宋廣平韓稚圭

之流豈不堂堂然宇宙間哉每聞懸車之後日以著書爲事不勝欣慰幾欲奉問特以平生於執事未嘗有私第之謁私書之奉所以遲疑退縮輒渡罷之既而思之在昨日而有此恐涉乎踈遠投附之嫌在今日而有此不失爲後生向慕之意用是不愧率易敬申起居仰惟正置之德期願之壽一代人龍百年間氣尚與倍加保攝至祝不宣

答何振立

蒙於執事忝在通家平生最切傾嚮第以年來

闕修起居之敬自絕長者何可勝言近者誤蒙
執事以嘗見妄編名臣言行錄乃有珎翰之及
佳卮之惠且謂小書如何後生初學聞見寡陋
書籍缺少方深掛一漏萬之恨忽辱先生長者
曲加稱獎感愧無量所諭梁石門宜收及仕雖
不顯或山林之士果有善行可紀者亦不可遺
極是極是石門頌教矣仕雖不顯與夫山林之
士不知爲誰若得詳示并以事蹟見昇使之增
入萬一此書異時爲有識所取豈非執事之所
賜哉未間專候所需朱一齋吳思菴碑文謹錄

以奉張來儀文集無有有則當續附呈也目今
中外公論皆願執事再起以福蒼生伏冀保蓄
以副重望幸甚

與韓都憲 名重

共審執事以直節正氣移撫旌藩輿論欣慰蓋
雖在彼之勢方張而公道豈終廢哉舍親范廷
和茲有湘江之行嘗聞本朝黃忠宣公總治
交趾凡士大夫遷謫至者並見溫卹執事能爲
今日之忠宣也得有可望哉舟次奉狀草略伏
冀亮察不具

答張天衢

承惠簡惠甚多并錄惠程學士文衡目錄甚荷甚
慰而所諭比日悉之矣程君所選文既有目錄將
所出書籍對本抄謄即可成矣此等書籍收書
家多有之况本家所蓄尤備惟擇一二儒生取
而付之殆不難為萬一有不得者仍存其目于
篇而注其下曰訪求未得無不可也第恐遺漏
尚多去取尚有可論者耳何也如吳康齋之文
根據程朱國朝惟辭文清可與之上下其論
今則無一篇在選或謂選文以文人之文為主

此却不然宋文鑑周程張之作皆在焉文而出于理學斯其爲天下之至文也六經之文一出于理學者也近代舍之而宗史漢何其謬哉此予鄙見特舉一人以例之見其所遺者尚多也若劉保齋之文真有蘇長公萬斛泉原之勢惜選其薛文清從祀議李璋冠辭皆文之疵者耳文清理學粹然未可輕加評論冠辭謂儀禮祝辭以歲之正非正月不可用殊失經旨以歲之正正字與令月吉日令吉字同義此予鄙見特舉數篇以例之見其所選者容有未精也雖然

程君平生精力已費於文字及嘗論朱陸同異
爲西山心經附注則又似不止於文字而已者
至其顛異之早貫穿之多與夫筆力之後捷又
近時之絕無而僅有者則其所選固有足觀者
矣昔東萊編文鑑宋子甚不滿意今尚賴以傳
于世閣下誠爲之梓行以傳于世焉則懷鉛提
槧之士窮年辛苦所冀有以表見于後者旣無
所恨而後生初學得而觀之抑豈無所啓發也
哉予亦好成人之美者願觀其成也不具

文鑑凡例甚好朱子所論亦求全責備之意

耳其凡例有編其文理之佳者是文好理又勝者也有文雖不佳而理可取者亦編之是不在於詞而主於理也有衆人以爲好者亦編之是不敢以一人之見而盡廢群議也有文不甚佳而其人賢名微恐其泯沒者亦編之此又法外意也不知程君亦用此例以經緯其中否也

與蕭子維

其歸計已決近於月湖之傍購得半畝俟亡室窵窳畢聊營菟裘其上此後光陰有限得終日

燕坐其間足矣復何望哉所寄彭幸慈序
并手書之類千萬目過轉致荷荷某於世情落
落不合獨沐此公知愛之深不知何以堪此有
問希及之不具

與蕭子維

奉去小稟一部共八冊某自弱冠亦頗有意作
詩爲文第以賦才不敏讀書不多兼之舉業妨
廢間有所爲尋復焚棄誠恐取笑於人及領鄉
薦以來方得畱心茲事其後又以義理弗精言
語之工亦有何益於是沉潛宋儒之書絕意不

爲者久之蓋欲驗之心而體之身焉然既入仕
日用應酬勢所不免於是又復爲之積至於今
不覺有此夫詩文之傳或以才勝或以理勝韓
柳歐蘇以才勝者也濂洛閩閩諸先生以理勝
者也苟或二者俱無而欲詩文之傳不可得已
此八冊者亦何所恃耶子雖幸取而一觀或存
其所可存或去其所可去別成一集則所以荷
知己之愛爲何如哉

辭揚遂菴

自執事當阿衡之任某之不肖已二轉官矣所

謂知己之報不知當何如耶所愧朽腐庸劣恐
終累執事之明耳悚悚息息方今海內人才皆
在執事胸中靡非毫髮遺漏用舍之際尤汲汲
焉豈非以時不可失也哉茲當別去值考察之
時不得面辭伏冀垂亮幸甚

揚文恪公文集卷四十六

揚文恪公文集卷四十六